

第十屆臺南文學獎 【短篇小說】 會議記錄

時間：2020年09月16日下午2時

地點：新營文化中心4樓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甘耀明、郝譽翔、鍾文音（順序按姓氏筆劃排序）

紀錄：林品潔

委員們共同推舉鍾文音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，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。

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

甘耀明(甘)：來稿七十篇水準滿整齊的，題材非常多元，我後來才知道徵文沒有限定主題要以臺南市為主，所以各地區主題都有，除了有歷史小說，也有現代都市文學。從中可以看到年輕世代的影子，也有老手出手。這是一個繁花盛開的文學獎。

郝譽翔(郝)：我覺得這次的稿件裡面都有可看性，有些是鄉土小說，可以看到描寫傳統的、底層的、弱勢的書寫，可是寫到後來都能夠加以反轉，而不是都只是流於傳統老派的寫法而已。這次來參賽的寫作者都有一定的寫作功力，所以我覺得讀這批稿件是一個滿愉快的經驗。

鍾文音(鍾)：這次文字的密度都還滿有實力的。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：鄉土的題材都能寫出新的生命力。鄉土題材已經被挖掘很多了，這次的徵選裡面有一些角度重新演繹了新鄉土的可能，特別是觀點、文字，然後我覺得寫實、關於告別的，或是自我觀照的一些新意，所以這次看稿我還滿訝異的是，臺南文學獎的水準很整齊而且有可看性，所以我選的時候很難選出前五篇，因為至少有五篇上都還不錯。

本屆華語短篇小說總收件數為 70 件，複審結果共 25 件作品進入決選。三票 2 篇，兩票 7 篇，一票 16 篇。經評審委員討論，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選，一票作品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，也進入最後決選。

一票作品

〈金堆和銀堆的自強旅行〉

鍾：其實中間有一段我看不太懂。我覺得它中間的敘事有點亂，而且它動員了南

管有點刻意。不過算起來是滿有創意的。

郝：我覺得它的風格很特殊，可是中間就是有一些地方看不太懂，跳得太快了，可是整個是很大膽的寫作！但因為今年好作品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把這篇放到後面了。

討論結果：無人附議，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。

〈延平郡王回來了〉

郝：我覺得這是一個滿有趣的寫法，就是一個狂想曲。當然這個梗也不是非常的新鮮，好像有一部電影好像叫《希特勒回來了》，就是希特勒回到當代，但是我覺得它很能凸顯臺南的在地特色，非常有趣。

鍾：我覺得主要是「延平郡王」這個太落入臺南的刻板印象了，這個名號太大了。

討論結果：無人附議，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。

〈當兵時的一件小事〉

郝：這篇也滿不錯的，但是我本來在看的時候就很期待他後面到底會發生甚麼事，可是後來好像就有點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。

鍾：而且他後來跟心理醫生說有點可惜……敘述上很流暢啦！那種當兵的狀況也寫得很好。

甘：我覺得後面寫得很怪，太擁擠了，但前面寫得很好。

鍾：後面跟心理醫生說的部份就跟前面的文氣不太對。

討論結果：無人附議，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。

兩票作品

〈戰鬥田螺〉

鍾：其實這個事件有點久，這篇文章我以前好像看過，它不知道是投過哪個文學獎。

甘：它有創造力的地方，像是把臺灣福壽螺的養殖歷史融入到小說裡，然後推演到鄉村瘋狂養金寶螺的經驗，最後造成災難。我選它是因為整個敘事滿清楚的。

郝：我選這篇的原因是因為故事很完整，作者從小孩子的視角來寫也變得有點荒謬劇或悲劇的味道，然後這個題材也是有意思的，雖然不是那麼的新鮮。整個寫法是完整的，但這篇不是我前面的作品，就是可預期的、很完整的故事，這次好作品太多了，就被我排到比較後面去。

鍾：藉著田螺的強悍生命力帶出整個人跟土地之間的、少見的哀愁性埋在裡頭，那個東西都不錯。可是就是我覺得敘事比較呆板、文字上比較平板一點，說不定這也是它的好處，不會有文學上的炫技，比較孩子氣！比方說「臺灣就是寶島」或「慶祝長輩生日的『福壽』的用語」。我覺得它用孩子的用語還滿可愛的，可是孩子的觀點往往有侷限性，就不容易拉到很深的地方去，就變成是滿好的童年往事，去對應臺灣這塊土地被「螺」所掌控的狀況。

〈告別〉

鍾：我沒有選，可是我可以支持。我後來又看了一次，我是被前面的學生氣息給忽略了，但是我後來覺得到後面越寫越好，因為一開始花太多時間在學校了，考試啊、考古啊、應用力學等，但是它寫到父親的時候就不錯了，還有惡化的爺爺也不錯。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小小的問題，就是學校和父親的切割太大塊了，如果它能夠融進去會更好，最後一堂戴老師的課又回到學校了。在切的塊度上形成塊狀式的分裂性，沒有辦法使這個小說的串聯有一種更有機的處理，是我覺得這一篇很可惜的部分。如果把父親跟爺爺那一塊統合起來，我覺得會更好看吧！因為後面很好看。

甘：這篇的文字讀起來還滿低調，剛開始看的時候比較難以進入，但是中段之後可以品嚐到從平淡的生活提煉出的深層況味。包括大學上課地質學老師說的離岸風力哲學，有些指涉意義存在。再講到姊姊從香港回來、生病的祖父過世，甚至是研究生對學術、對工資的追求和他在家庭生活的夾纏，即便沒有太強的「情」變化，但是過程中令人體會有一點點的「感」滲出，讓小說起了一點變化。

郝：我滿喜歡這篇的因為這篇，我猜這是理工科的學生寫的，所以才可以用力學寫得這麼深入，這也就是我喜歡它的原因，它沒有以往文學獎的文氣，就是文青會使用的技巧或概念甚麼的，不同於陳腔濫調的文青氣息，它有一種新鮮的吸引力。那它的土壤和耐震好像變成一種家庭的隱喻，分崩離析甚至正在搖晃當中，但這之中的串聯不夠圓熟，但也因為不圓熟所以讓人覺得自然，而不是刻意的。我選這篇是喜歡它的後面，因為單看它的前面會很擔心後面不知道會走到哪裡去，可

是它後面收得很漂亮，而且把情感的力度寫出來。

鍾：但是他後面把敘事轉換了，就會變成塊狀切割。他那種寧靜的、理工的冷度，所以傷感的告別就不會出現，這是他的優點，像我們會寫得很用力。

郝：他不會太濫情。

〈燒大厝〉

郝：我沒選的原因就是中規中矩的作品，用燒大厝呼應家族的狀況，小說的情節比較可以預期。

鍾：我覺得現在短篇小說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寫到哪裡去了，像那篇〈告別〉雖然說很好，但也有這樣的問題。這篇小說相對來講就比較集中，完全沒有跑離他想要講的事情，這是他的優點。我想「短篇小說的回歸」可能還滿重要的，現在的短篇小說寫得好散亂、好輻射，但這篇就是他把輻射都收到一個很小的事情，用燒這個東西去回應家人的離開，再把自己都攏進去，就是那個「阿發仔」。是短跑型的短篇小說。

甘：可能受到〈通靈少女〉的影響，這幾年來講鄉土的、通靈道士的作品很多。這篇小說的敘事比較密集，文字的效率比較高，我當初會選它是情節與結構上有比較清楚的脈絡。但我也發現，可能是戲劇化需求，有些小說細微的經驗與線路沒有辦法顧及，比方說阿發仔跟他兒子的關係、阿發仔跟他同學的關係，沒有交代清楚。甚至小說只是為了達到戲劇效果，使得阿發仔的性格沒有完整，小說後面有點弱掉了。

〈喜愛痛苦的人〉

鍾：這一篇我看起來就很像是村上春樹的東西，因為它動用的是代碼式的生活，比方說她自己的編號、她會用生日去分類、她在酒吧遇見了誰。我覺得她有很可愛的村上風，她會把她的生活空間對比當代，所以也有落入散文化。像她說她喜歡火車，但那些東西卻被科技所取代的情形，好在那個老巴有出現了，所以有推動故事這樣。然後寫那個「幽靈月臺」就有點像現在的敘事，可以看見青春的、沒有被僵化的心靈狀態出現在這篇小說裡頭。幽靈月臺就是車子有來，但是車子不會停下來，那故事就在這邊做一個時間的流逝，感情上的討論滿有意思。就是她其實喜歡一個學姊，覺得那個學姊很帥氣，但那個學姊是喜歡痛苦的人。作者把青春愛情故事找到一個不錯的點去切入，這是她的優點，這讓我想起卡夫卡有部小說《飢餓藝術家》，喜歡痛苦跟搞飢餓的表演藝術家好像有種奇特的對應，

但文風完全不是卡夫卡，而是非常村上的。

甘：這是一個女孩跟老巴的故事，以兩個人的對話為發展軸線，延伸出各自的記憶，比方說敘事者想到了「牛奶糖女孩」為重心，老巴便回憶了便利商店的女孩，和她愛上的女孩，並在故事中穿插了幽靈月臺的意象。文風可能是受到村上春樹的影響。我沒有選它是敘事上有點破碎又不完整，幽靈月臺雖然有指涉，但指涉不夠飽滿，是他們看到的嗎？還是他們自行的創作？還是他們內心交流的世界？

郝：我選它是因為它寫出一個情調，氛圍很迷人。

〈導師〉

甘：這篇很有趣，講「乩身」的故事，主角從小學就能起乩，後來讀了成大，成為駕前導師。小說有幾個亮點，一個是主角身為駕前導師時，跟「豆花」角色的關係，另一個是主角在小六時起乩，描述到深刻細節，兩個亮點吸引了我。但是小說的結構有點怪，時間軸幾乎是在回憶裡跳動，不斷流連主角小時候，又處理了「豆花」角色的人生，欠缺當下的時間流動。結尾又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很快喀掉了，好像還沒有發生甚麼就終止了，是可惜之處。

鍾：它有些專業用字嗎？「起乩」為甚麼要寫成「起童」？我覺得他很有趣，就是白天跟晚上是不同的人，但是並沒有再挖掘下去，就一直再寫說他的體質，就好像這類型的小說沒辦法長出別的樣子感覺。

郝：我是覺得他的題材很有意思，但是就像兩位評審說的優點和缺點一樣。它又一直強調自己是老師，有點說教的感覺，好像就是要去教育「豆花」的樣子，太正派了。很可惜，它應該可以寫得更放一點。雖然說把八家將太汙名化也不好，可是太正經化在小說中也不好。

鍾：可能多摹寫導師起乩的模樣吧！可能多寫一些他的生活而不要去管他要不要去教化這些人。

〈捉迷藏〉

郝：其實我還滿喜歡這一篇的，我覺得好感人喔！可能是因為我現在當媽媽，看到故事中有小女孩我就……我是不是太濫情了？我覺得〈捉迷藏〉的結尾很感人，作者寫這個小孩的狀態，她的那種孤獨、她自己一個人翹課然後去找媽媽，可是那個媽媽又來去一陣煙，像夢又像真實的存在，這個部分寫得非常好。她爸爸的那個角色也形塑得非常成功，就是一個單親的爸爸，他很認真地在做一些事情，

可是他畢竟是一個爸爸，他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小女孩的內心。他對小女孩的愛寫得很不濫情又很動人，這個捉迷藏也成為一個隱喻。後來這個小女孩也長大了，成為一個媽媽，可以說這個結尾收得太漂亮了，太想要給小說一個結尾，但是也不錯。我滿喜歡這一篇的。

甘：這一篇有少年小說的味道。它的特色是點到為止，在一個看似平常的翹課之旅，去找外婆和舅舅的過程中，帶出了啟蒙經歷。尤其是在神桌底下的片段，作者處理得不錯。小說比較大的問題是，敘事觀點在父親和女兒身上跳來跳去，最佳敘事觀點是放在內心有所成長的女兒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父親身上，放在父親身上是比較沒有效率的。

鍾：我覺得這篇比較大的問題是在後面，從女兒想找媽媽，到她後來也當了媽媽，這之中的跳躍太大了，有點可惜。

郝：我是喜歡那段找媽媽的旅程。

〈髒衣服〉

鍾：就洗衣服變成他們家的儀式，因為它把所有的髒污都給清掉了。

郝：我就是喜歡它的這個設計，可是其他的部分，好像就都比較四平八穩。

鍾：我覺得它有些細節還滿有當代性的，病人的衣服在洗衣機裡面是一種很哀傷的旋轉，我很相信這個除汗的過程，我選這篇是因為它跟我的心靈有一種扣近。它寫生病的人跟日常生活的扣近，也沒有太多情緒化的字眼。只是它的題目不好，因為它直接點名了髒衣服，我覺得有點可惜，就都知道它要寫甚麼——生活中有點腐朽的部分埋藏在衣服的變形下。

郝：我覺得它用平靜的手法寫出生活的敗壞腐朽。然後它的對話不多，但是我覺得都滿精準的。

甘：我沒有太多想法，都被你們講完了。

三票作品

〈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〉

甘：這篇的取材滿吸引人，從敘事者「我」和她弟弟關係發展下去。這弟弟還是由男變成女，結果得了乳癌死掉。藉由「我」去幫弟弟冥婚，拉出一連串的回憶。小說的調性還滿不錯，但是時間軸不穩，除了前後之外都是回憶，作者沒有在處理那隻民俗雞引爆的當下現場，大部分都是回憶。另外，小說的民俗資料太多了，包括換斗的儀式、冥婚的方式.....太多的資料塞進去，而不是建立在人物的立體上。

郝：這個「我」是女生吧？好像他們就是雙雙性別不正確，然後被父母所遺棄的，我覺得在寫「我」跟弟弟的感情部分其實是相當動人的，然後變性的過程也寫得很自然。因為這些年來，我們看到的同志題材相當多，在這麼多同志的書寫當中，我覺得這篇是滿有創意的，比較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書寫。而且我也喜歡它明明是在寫一個悲劇，可是它的文字比較不那麼悲苦，有一種幽默氣息。

鍾：所以他用很多「咩咩」啊，我覺得那個代稱還滿可愛的。它可以把變性的議題這麼輕易地嵌進一個短篇小說，然後又不說教，是還滿不錯的。讀的時候一口氣就可以讀完，除了耀明所說的民俗的題材可以再融入一點外，其他的我覺得沒有什麼缺點。

〈月落山前〉

甘：我比較接受〈月落山前〉的情感張力。小說寫美麗女主人帶著她的四個女兒和受傷的丈夫，在遠村生活，她開了小吃店，小吃店熱鬧，女主人的手藝也很不錯，引爆了風波。作者把部落的文化，以隱性、傷痛的方式寫出，包括去都市謀生的丈夫失敗回到部落，不甘心之後想要回到都市發展。而美麗的女主人周旋在眾客中，她如何拿捏？又如何處理邊緣化、被冷落、只能當提水工的丈夫，在這之間的互動如此微妙。唯一的問題是，「貨車男」寫太多了，擠壓了不少文字空間，即便是為了結尾的互動做鋪陳.....，但我覺得筆墨放太多在「貨車男」身上了，騰出來放在女主人的身上會更有張力。

郝：我也很喜歡這一篇，就像耀明說的，部落的書寫我們也看很多了，但這一篇就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，它不會刻意呈現「我就是在寫一個原住民部落」，感覺非常的真實。這樣子的狀況：一個魯蛇的丈夫與能幹的女主人，你會覺得身邊好像比比皆是。女主人美麗、很能言善道、很「劈絞」，但你又不會覺得她討厭，她與丈夫的幽微之處掌握得很好，但是結尾是不是有點太浪漫了？可是好像也不無可能，在看前面的時候不會預期到它會有這樣的結尾，這樣的轉折好像就是在不動聲色的日常生活之間。

甘：我覺得結尾推貨車的合理性不高，貨車太重，部落地勢又多起伏。但兩人靜

悄悄地推著車子，這意象不錯。

郝：我覺得它有些語言寫得很有意思，幽微地去寫彼此之間的那個情感。我覺得作者還滿高明的。

鍾：它後面如果有些字句再精煉就好了。它也有好處，就是我們到最後才知道這個人長甚麼樣子，它的好就好在回到短篇小說上的精鍊性，這篇在這批稿件中比較沒有甚麼缺點，在力道上、語意上都有去注意的一個作品。

三位委員決議，最終投票最高 6 分，最低 1 分，依序遞減給分，結果如下：
〈月落山前〉十五分，〈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〉十分，〈捉迷藏〉六分、
〈告別〉五分、〈髒衣服〉四分。

經現場委員一致決定，〈月落山前〉獲得首獎，〈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〉獲得優等，佳作分別為〈捉迷藏〉、〈告別〉、〈髒衣服〉。